

# 金瓶梅詞話



# 金瓶梅詞話

第十八册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排印  
新北京藝文書房出版

共藏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十八本・定價五角  
全二十本・定價十圓  
①

康德十年一月二十五日印刷

康德十年一月三十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著作人 趙振興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七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七七

印刷人 朱秉政  
新京特別市日田町七ノ四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七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協隆印刷所

金瓶梅詞話 第十八冊 目次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坟

吳月娘誤入永福寺……………一二九五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一三〇八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響兒……………一三二〇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投官廳……………一三三四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誤入永福寺

風拂烟籠錦旆揚，太平時節日初長；

多添壯士英雄胆，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纔垂楊柳岸，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且樂高歌入醉鄉。

話說吳月娘，次日備辦了一張祭桌，豬首三牲，羹飯冥紙之類，封了一疋尺頭；交大姐收拾，一身縗素衣服，坐轎子；薛嫂兒押着祭禮先行。來到陳宅門首，只見陳經濟正在門首站立。那薛嫂把祭禮，交人抬進去。經濟便問那裏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經濟便道：「我入的，纔是丈母，正月十六日貼門神，過了半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人，沒腳蟹；不知你這裏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經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二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經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我要他做甚麼？」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你怎的說這個話？」經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經濟向前踢了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花子虛羅折了！把淫婦鬻毛鬻賣

擡了。」那抬轎子的見他罵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的去了。薛嫂兒沒奈何，收下祭禮，走來回覆吳月娘。把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棍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纔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恨起死鬼，當初擡下的好貨在家裏弄出事來，到今日交我做臭老鼠，交他這等放屁辣臊。」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文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裏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不到你井裏；他好膽子，恆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

到次日一頂轎子，交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經濟家來。不想陳經濟不在家，往坟上替他父親添上臺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來，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兒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經濟坟上回來，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是說我在你家睡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此起的這大產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餓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人！」這大姐亦罵：「沒廉恥的囚棍子！沒天理的囚棍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被經濟抹過頭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棍子！紅了眼，連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

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有時爲證：

相識當初信有疑， 心情還似永無涯；

誰知好事多更變， 一念翻成怨恨媒。

這裏西門大姐在家躲住，不敢去了。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紙，三牲祭物酒肴之類，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五里新坟上，與西門慶上新坟祭掃；留下孫雪娥，和着衆大姐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都坐轎子，往坟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老公母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頭的走的。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香徑，地下飛的土來謂之香塵。千花發蕊，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妝臉妖嬈，嫩柳彎宮腰細膩；百轉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煖燥鶯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到的春來，那府州縣道，與各處村鎮鄉市，都有遊玩去處。有時爲證：

清明何處不生烟？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暮景枝上鶯鶯語； 楊柳堤邊燕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技，  
綵繩換擲學飛仙。

却說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坟上。玳安押着食盒，又早先到廚下，生起火來，廚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莊院，客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坟上祭臺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吳大妗子，因僱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纔同吳大舅僱了兩個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妗子僱不出轎子來？果然沒有轎子。」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走來西門慶坟前祭掃。那月娘手拈五根香；一根香他拿在手內；一根香遞與玉樓；一根遞與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插在香爐上，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坟前燒一陌紙錢。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坟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玳安把紙錢點着。有哭山坡羊爲證：

燒罷紙，小豔兒連線。奴與你做夫妻一場，並沒個言差語錯。實指望同諧到老，誰知你半路將奴拋却！當初人情，看望全然是我；今丟下銅斗兒家緣，孩兒又小，撇的俺子母孤孀，怎生遭過？恰便似中途遇雨，半路裏遭風來呵，折散了鴛鴦，生揪斷異果！叫了聲好性兒的哥哥！想起你那動影行藏，可不嗟嘆我。

（帶步步嬌）

鏡的紙灰兒團團轉，不見我兒夫面；哭了幾年少夫，撇下嬌兒，閃的奴孤單。咱兩無緣，怎得



和你重相見？

玉樓向前插上香，深深拜下，哭唱前腔：

燒罷紙，滿眼淚墮。叫了聲，人也天也！丟的奴無有個下落！實承望和你白頭廝守，誰知道？

半路花殘月沒。大姐姐，有兒童，他房裏還好；閃的奴樹倒無陰，跟着誰過？獨守孤幃，怎生奈何？恰便似前不着店，後不着村裏來呵！那是我葉落歸根，收圓結果。叫了聲，年小的哥

哥！要見你，只非夢兒裏相逢，却不想念殺了我？

（帶步嬌）

哭來哭去，哭的奴癡呆了。你一去了無消耗，思量好無下稍！無下稍；你正青春，奴又多嬌；好心焦，清減了花容月貌。

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奶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同讓到莊上檯棚內。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奶子上坐。月娘與玉樓打橫。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奶子家使的老姐蘭花，那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裏吃酒不題。

却說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坟。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兒？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更甚。一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坟，你教伴當抬些祭物，往那裏

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至此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逕往城南祖坟上。那裏有大莊院廟堂花園去處，那裏有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坟妻子去了。

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那十里長隄，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裏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抹過桃花店，五里望見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坟，游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猛鬧喧喧，不斷頭的走。偏襯着日暖風和，尋芳問景，不知又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里，一座菴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強勢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廊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像；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巍。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妗子說：「咱也到這寺中看一

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施主菩薩隨喜。但見這長老，怎生模樣：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黃烘烘直櫛初縫，使沉速篋檀濃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縷絲絛，係西地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單皎趁施主嬌娘；這禿廝，美甘甘，滿口甜言。

這長老見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雪錠般盞兒，甜水好茶。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笑嘻嘻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串座禪，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小僧一茶而已。」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交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燭。那和尚笑吟吟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少坐，略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了桌兒，拿上素菜齋食，餅餛上來。那和尚在旁陪坐舉筋兒。纔待讓月娘衆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

纔畢去了，再教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勿蒙見罪！」這春梅在簾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坟上，擺將祭桌來。擺設已久，紙錢列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坟前，下了轎子。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坟前插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就誤了你，悔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紙錢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證：

燒陌紙，把鳳頭鞋跌綻。叫了聲娘，把我肝腸兒叫斷！自因你逞風流，人多惱你，疾發你出去，被仇人纔把你命兒坑陷。奴在深宅，怎得個自然？又無親，誰把你掛牽！實指望和你同床兒共枕，怎知道你命短無常，死的好可憐！叫了聲不睜眼的青天，常言道好物難全，紅羅尺短。

這裏春梅在金蓮坟上，祭祀哭泣不題。

却說吳月娘在僧房門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去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

梅來了，也不止的！」月娘道：「他又那得個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道：「府裏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氏。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緯，教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走來，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擡進方丈二門里纔下轎。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淡妝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穿大紅妝花襖兒，下着翠藍縷金寬欄裙子。帶着玳瑁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峨，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髮後雙插。紅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胸前搖擲玉玳瑁；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妝成脖頸，花翎巧貼眉尖。舉停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閒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窈窕瓊姬離碧漢，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一面掀簾子，請小夫人方丈明間內。上面獨自安放一張公座椅兒。春梅坐下，長老參見已畢，小沙彌奉上茶。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宅內上坟，少奶奶來這裏祭祀，有失迎接，恕罪小僧！」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那和尚浚口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補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多與他老人家，裝些齋廚羹化。道場圓滿，纔打發三位管家進城，宅裏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道：

雖有：吳老只顧在旁，一頓一頓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裏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罷。」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罷。」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點，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日比；折死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去。月娘玉樓，亦欲還禮，春梅那裏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裏，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裏出身，豈敢說怪？」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半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道了唱個喏，把月娘喜歡的要不得。玉樓說：

「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怕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裏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肥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裏。」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誰大姐說話！說的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裏。」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擡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是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葬他？」說畢，長老教小和尚放桌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煉餅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裏要往金蓮坟上看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教小沙彌買紙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裏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坟上。見三尺坟堆一堆黃土，數柳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裏；今日孟三姐誤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取出汗巾兒來，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證：

繡麗紙，淚珠兒亂滴。叫六姐一聲，哭的奴一絲兒雨氣。想當初，咱二人不分個彼此，做姊妹一場，並無面紅面赤。你性兒強，我常常兒的讓你。一面兒不見，不是你尋我，我就尋你。恰便相比目魚，雙雙熱粘在一處；忽被一陣風，咱分開來際，共樹同栖，一旦各自去飛。叫了那

大娘，你試聽知：可惜你一段兒聰明，今日埋在土裏！

那奶子如蓬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唬了他。如意兒道：「奶媽不妨事，我知道。」逕抱到坎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撥盒，擺下兩桌子。布籠內篩上酒來，銀鑪牙筋。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老姐，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莊，差小的來請小奶媽，看雜耍調百戲的。大奶媽，二奶媽，都去了，請奶媽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且待他陪完。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不可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裏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鐘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們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好的日子，奴往家裏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裏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那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乘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着道往新莊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豈可人無得還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花開花落開又落； 錦衣布衣更換着。

豪家未必常富貴； 貧人未必常寂寞。

扶人未必上青天； 推人未必填溝壑。

勸君凡事莫怨天； 天意與人無厚薄。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那里幕天席地，設下酒檯，等候多時了。遠遠望月娘衆人轎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上香車綉轎往來人烟喧雜，車馬轟雷，笙歌鼎沸。月娘衆人躑着高阜，把眼觀看。看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的。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見爲園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棍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頂繡棕小帽，腳踏乾黃靴，納綉襪口。同廊史何不違，帶領二三十好漢，鞞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莊大酒樓下，看教場李貴走馬耍解。豎肩樁，隔肚帶，輪槍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有這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諱名，號爲山東夜叉。頭戴萬字巾，腦後撲區金環，身穿

紫窄衫，銷金裹肚，脚上纏纏腿乾，絳黃鞦韆，五彩飛魚襖口，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鎗頭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高聲說念一遍道：

我做教師世罕有，江湖遠近揚名久。雙拳打下如鎗鑽，兩脚入來如飛走。南北兩京打戲臺，東西兩廣無敵手，分明是個饑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少林棍，只好打田雞；董家拳，只好嚇小狗。撞對頭不敢喊一聲，沒人處專會誇大口。騙得銅錢放不牢，一心要折章臺柳；虧了北京李大郎，養我在家爲契友。醜生養吃了半畦蒜，捲春餅酥了兩擔韭。小人自來生得饑，寅時吃酒直到酉。牙齒疼，把來剗一剗；肚子脹，將來扭一扭。充饑吃了三斗米飯，點心吃了七石缸酒。多虧了此人未得酬，來世做隻看家狗；若有賊來掘壁洞，把他陰囊咬一口。問君何故咬他囊，動不的手來只動口。

當下李衙內，一見那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中暗道：「不知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是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掩口應諾，雲飛而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嫂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着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大舅和月娘衆人，觀看了半日，

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攬着月娘上轎回家。一路上：得多少錦繡郎搖羅袖醉；綺羅人揚榜簾看。有詩爲證：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月娘衆人回家不題。

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籃闊的過來。那有賣胭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籃闊。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裏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裏來？怎的不見？出落得怎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到原籍徐州家裏。閉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想不到半路裏，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揀級大器頭面，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們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惹門隙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

的是什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他們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裏來，打開箱子，用匣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箱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但見：

孤雁啣蘆，雙魚戲藻。牡丹巧嵌碎寒金，貓眼釵頭火焰蠟；也有獅子滾綉球，駱駝獻寶；滿冠擊出廣寒宮，掩鬢鑿成桃源境；左右圍髮，利市相對荔枝叢；前後分心，觀音盞膝蓮花座；也有寒雀爭梅，也有孤鸞戲鳳。正是纏環平安珞琖緣，帽頂高嵌佛頭青。

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拿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髮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髮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坟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子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來昭也在跟前，同敘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衆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衆人丫鬢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雇了疋馬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們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便打便撞遇見他。娘兒們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裏長老搗麩吃了，落後又放下兩張桌席，數件當擺上

個家的圓五十個盒，各樣菜蔬下個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一對糖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著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矜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志舊！那咱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丫鬚，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著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裏孩子，守備好不喜懼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又在這裏學會了鉗匠！挑着担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們就不認得他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坡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麼不教他等著我來家？」雪娥道：「俺們叫他明日來。」正坐著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撮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滾滾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坡上馱了他來了！那等分付，教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是小玉姐看着，抱了他到那裏，看看就來了，幾時馱着他來？」月娘道：「別要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却把他馱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抹了身上，說着些驚寒，撞見崇禎了。留了兩服硃砂丹，用薑湯灌下去，分付奶子捲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

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的，開門闔戶，整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看，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碰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裏走走？」來旺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逼臨的吊死了！將有作沒，把你整壞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祭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後門裏面。分付小玉，取一盞酒來，又是一盤點心，教他吃。那雪娥在廚上，一力攪攪，又熬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衆人歸到後邊去。雪娥獨自悄悄和他打話：「你常常來去着，怕怎的？奴有話，教來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後門裏，請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如其意說：「這後門，晚夕開，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裏。等到晚夕，踏着梯兒，越過牆，隔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面，還有底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懶從賴起，喜向醫生。作辭雪娥，挑擔兒出門。正是

不離家，弄不得迷鬼。有時爲證。

聞來無事倚門闌，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故把秋波送幾番。

道來旺兒歡喜回家，一宿話。到次日，也不挑担兒出來賣生活，慢慢還來門前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話。那來昭便說：「旺兒命苦，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說沒事，閒來走走。裏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來昭道：「既如此，請來屋裏坐。」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今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幾星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銑棍兒過來。那銑棍兒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也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裏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們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們休推睡裏夢裏！要問山下路，且轉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汗水，教我呷一呷。俺替你們須耽許多利



害。那來旺便跪下說：「只是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文青往後邊，和雪娥說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來昭屋裏窩藏。待夜裏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爲證：

報應本無私，  
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竟到來昭屋裏，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暗號兒；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sup>的</sup>着梯凳，黑影中扒過粉牆，順着遮洋棍子，雪娥那邊用橈子接着，兩個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事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我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裏曲彎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裏去；過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去。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兒作別雪娥，依舊扒過牆來，到來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換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揀入來昭屋裏；晚夕依舊跳過牆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己。俱

不必細說。

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經濟要，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扶持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這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二人打房上去，就躡破些，還有蹤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盃，一樸金耳幹，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來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鐘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擎着一根香，飄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走，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教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接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說：「往那裏去的男女？」雪娥便說慌了手腳。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迭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打人圍裏換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僻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後邊就是大水穴沿子。到於屈姥姥家，屈姥

她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纔起來。開了門兒，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裏有房子，且尋一個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歡買柴米。那屈姥姥見這金銀手飾，來因可疑；他兒子屈鐘，因他娘屈姥姥安歇鄭旺夫妻二人，帶此東西，夜晚見財起意。掘開房門，偷盜出來銀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擄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執儀見在；差人押着屈鐘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諷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勳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去的小廝來旺兒，今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鐘拘獲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口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躡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蹤訪，只得按納含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鐘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鐘二個，碎鏡五兩，衣服兩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銀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姥名下，追出銀

三兩。歲將來旺兒問探：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體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贖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拶了一拶；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教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娘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辱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公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變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變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灶；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裏，縷全床，錦帳之中，織起來。手下丫鬚，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身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撮去了髮髻，剝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那雪娥聽了，口中只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如地步，只得摘了鬚兒，換了豔服，滿臉悲慟，往廚下去了。有詩爲證：

布袋和尚到明州，  
策杖芒鞋任意遊。

轉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百歲光陰疾似飛，其間花景不多時。

秋凝白露寒蛩泣；春老黃昏杜宇啼。

富貴繁華身上學；功名事跡目中懸。

一場春夢由人做，自有青天報不欺。

話說一日陳經濟，聽見薛嫂兒說，西門慶家孫雪娥，被來旺因姦抵盜財物，拐出在外；事發本縣官實，被守備府裏買了，朝夕受春梅打罵。這陳經濟，乘着這個因由，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只是經濟風里言，風里語，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姐，寫了狀子，巡撫巡按處，要告月娘。說西門慶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興媳婦蕙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聽的慌了手脚，連忙僱轎子，打發大姐家去。把大姐床奩箱櫃陪嫁之物，交玳安僱人，都抬送到陳經濟家。經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妝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文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粧，並沒見你的別的箱籠。」經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道：「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沒人看

哥兒，留著早晚看哥兒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扶持大姐的。」這經濟又不娶中秋兒。兩頭回來，只交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頂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多，豈可希罕這兒使女看守？既是與了大姐房里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願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經濟這里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饒你好似鬼，也吃我洗腳水。」按下一頭，却來一處。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那日，在杏花莊酒樓看見月娘，孟玉樓，兩口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使小張閒打聽，回報俱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見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面上稀稀有幾點白麻子兒，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綵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多不遂意。及有玉樓，終有懷心，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嚴審，追出贓物數目，稽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何不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日到於西門慶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那來昭道：「你是那裏來的？這是西門老爹家。老爹下世了，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稟報：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媽

奶要嫁人，教來說頭親事。」那來昭囑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湊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要有湊緊，走來替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做甚麼？嫁不嫁，起動進去裏聲；我好回話去。」這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是清明那日，郊外會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這來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裏並沒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曉得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裏蘿蔔動個心，忽刺八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會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

看官聽說，當時沒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况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然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



了，各肉兒各疼，歸他娘去了；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有了孝哥兒，心腸兒都改變，不似往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願傻傻的守些甚麼？到沒的就鬧了奴的青春，辜負了奴的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裏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正是：

含羞對衆慵開口，  
理髮無言只搵頭。

月娘說：「既是各人心裏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你請那保山來。」來昭來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月娘在上房明間內。正面供養着西門慶靈床。那陶媽媽旋畢禮數，坐下。小丫鬢秀春，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那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敬來說咱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是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兒的，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那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語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個正頭娘子。你看從頭看到底，風流實無比；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索。」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來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鄉貫何處，地里何方？有官身，無官

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我是本縣官人，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嫻，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才兒。要尋個娘子當家，一地里又尋不着門當戶對婦，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成，免小媳婦縣中打卯，還重賞在外。若是咱宅上，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徭，攻築地土錢糧，一例盡行豁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擊到廳裏，任意抄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老爹身邊男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藁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驢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扶正房入門爲正。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話，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初時說的，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及到其間，並無一物。奴也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歹的帶累了好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說媒，成就人家好事。奶奶肯了，討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子，使玳安交鋪子裏傳彩

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祭了帖兒去，替我親事，纔是理。」不多時，使玳安兒，叫薛嫂兒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祭着帖兒，由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里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裏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然者，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裏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裏是再婚兒？」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娘子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拿了這婚帖兒，交個路過的先生，算看年命，妨礙不妨礙？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不算發了眼。」正走中間，也不見路過響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青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鐵筆判榮枯；有人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席。裏面坐着個能寫快算盤先生。這兩位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人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拿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過路不會多帶錢來。」先生道：「此是合婚的意思，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一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捏指尋紋，把算子搖了一搖，閉口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幸有感權，執掌正堂夫人之

命。四禮中天星多，雖然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不久定有妨尅。果然見過了不會？」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得了屬馬的。」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哩！命中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真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八句：

花盛果收奇異時，欣遇良君立鳳池。

嬌姿不失江海態，三揭紅羅兩畫眉。

携手相邀登玉殿，含羞獨步捧金卮。

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們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方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受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送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收了命狀歲罷，問先生：「與屬馬的，也合的着？」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好。」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運到縣中。衙內正坐，門子報入。良久，喚進陶嫂二媒人。旋下盞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裡的？」陶媽媽道：「是項媒人。」因把親事說成，且訴一週，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擅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

婚帖在此。」于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這位娘子，人才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既然好，已是見過，不必再相。命陰陽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分付左右：每人且賞與他一兩銀子，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

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廳吏何不違來，兩個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吉日良時，准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違，小張閒，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孟玉樓話。正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  
曾向藍田種玉來。

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果茶餅，一付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付玳瑁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妝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棉花，共約二十餘擡。兩個媒人跟隨，廳吏何不違押担，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擡孟玉樓，床帳嫁妝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都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那張鑲銅床，陪了他。玉樓交蘭香，跟他進去，留下小鶯，與月娘看喜。

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了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妹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壺，與哥兒要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晚夕，一頂四人轎，四對紅紗鑲落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孟玉樓。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挿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繫金鑲瑪瑙帶，玳瑁七事，下着柳黃百花裙，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兩個携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穿大紅妝花袍兒，翠藍裙兒，滿頭珠翠，坐大轎，送到知縣衙裏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攪不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來，甚有張主。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此是西門慶家，第三個小老婆，如今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子。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鷄毛兒，零擗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都如此發這等暢快言語。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將薛嫂兒，陶媽媽，叫到跟前，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曲盡于飛之樂。到次日與月娘這邊，送茶完節；楊姑娘已死，孟大幹子，二幹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道，回書，

話家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樂，扮演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擺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見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熱鬧；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凳，姊妹們都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環小玉勸止，住了眼淚。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  
只有穿窗皓月知。

這裏月娘憂悶不題。

却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上。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廝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觀之不足，看之有餘，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環：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滾入腳處。有詩爲證：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理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儂。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脂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檜髻，用手帕苦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髮髻。又插着些銅釵鐵片，散葉錢花，耳朵

上，帶雙甜瓜墜子。身上穿一套前襟殿月後襟襖，怪綠香紅的裙襖。在人前好似披荷葉老鼠。膊上穿着雙裏外油劉海笑撥紅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尺二長。臉上搽着一面鉛粉，東一塊白，西一塊紅，好似青冬瓜一般，在人跟前輕聲浪賴，做勢拿班。衙內未娶玉樓來時，他便逐日頓飯，殷勤扶持。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見衙內日逐和他床上睡，如膠似漆般打熱，把他不去揀採，這丫頭，就有些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頓熱了一盞好果仁炮茶，雙手用盤兒托來，到書房裏面，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定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裏，睡得好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根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伴，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睡磕睡！起來吃茶！」叫衙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婢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里去！」這玉簪兒，便臉羞紅了。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晨，送盞茶兒來你吃，倒來耍喝我！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教你要我來家的？」被衙內聽見，趕上儘力踢了兩靴腳。這玉簪兒走上，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也不搽臉了，也不頓茶送飯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的。無人處，一個屁股，就同在玉樓床上坐。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你娘，係大小五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們日跟隨



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堵歌，老娘拿煤鏃子請你。」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餬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小鸞，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他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活。在廚房內，打小鸞，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誰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你娘兒們占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了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聲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我是你手里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裏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散開了。一攆攆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櫪，打官舖；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甚麼滋味兒。我這氣苦正也沒聲處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兒，大家騰着些罷了，會那等大廝不道，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識那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連套手戰，只是不敢聲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熱水，拿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偏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洗澡，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偕于飛之樂，心中正沒好氣。拿浴盆進來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下一鍋滾水，口內喃喃的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過也只是個浪精！沒三日不掣水洗！

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蹬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顛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裏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他，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探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雨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有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有句話兒，和你說！」衙內罵：「賊奴才，你說！」有山坡羊詞

證

告爹行，停噴息怒！你細細兒聽奴分訴：當初你將八兩銀子，財禮錢，娶我當家理紀；管着些油鹽醬醋。你吃了餅吃茶，只在我手裏抹布。沒了俺娘，你也把我毆爲個署府。咱兩個同舖同床，何等的頑耍？奴按家伏業，纔把這活來做。誰承望你哄我說不娶了，今日又起這個毛心兒里來呵，把往日恩情弄的半星兒也無！叫了膠爹，你恣心毒！我如今不在你家了，情愿嫁上個姐夫。

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媒人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變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

蚊虫遭扇打，  
只爲嘴傷人。

有詩爲證：

百禽啼後人皆喜，  
惟有鴉鳴事若何？

見者多嫌聞者唾，  
只爲人前口吻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

雖然富貴皆由命，運去貧窮亦自由。

事遇機關須進步，人逢得意早回頭。

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話說當日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了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買了個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灶。不在話下。

却表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座帳妝奩，箱籠家火；三日一場曬，五日一場鬧，問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舅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往張家舅門上罵曬。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毆不過，兌出二百兩銀子交他，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舖做買賣。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在舖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不托他。經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搵出來，外邊居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

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先彥，綽號爲鐵指甲。專一驅風賣雨，架謊鑿空，搗着人家本錢就使。他祖貫係沒洲脫空縣，拐帶村，無底鄉人氏。他父親叫做楊不成，母親白氏。他兄弟叫楊二風。他師父是崆峒山拖不洞，火龍庵，精光道人。那里學的謊。他渾家是沒驚着小姐，生生吃謊就死了。他許人話如捉影撲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經濟問娘，又要出二百兩銀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沒底兒襪褲，裝着些軟筱金榆錢兒，拿一張黑心騙弓，騎一匹白眼龍馬。跟着經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尋缺貨去。三里抹過沒州縣，五里來到脫空村。有日到了臨清。這臨清關上，是個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隻聚會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經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鐵指甲楊大郎，領着遊娼樓，串酒店，每日睡睡，終宵蕩蕩，貨物到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館上，見了一個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鴛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經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鴛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鴛子開口要銀一百五十兩；講到一百兩上，了銀子，兌娶到來家。一路上抬着。楊大郎和經濟，押着貨物車走。一路上揚鞭走馬，那樣歡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陪作鸞鳳友。

他嫌張氏，見經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個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經濟不免買棺服殮，念經做十。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母舅張國謀，看他娘面上亦下和他一般見識。這經濟墳上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到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舖子，家里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睬。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經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吃醉又被金蓮所得；落後還與了他，收到如今。就把這根簪子，做個證見，把物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奸，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個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個利害口聲，不怕不教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取將來家，與馮金寶又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裏捉金烏。

經濟不來到好；此這一來，正是：

失曉人家逢五道， 溟冷餓鬼撞鍾馗。

有時爲證：

趕到嚴州訪玉人，人心難付是石沉。

侯門一旦深如海，從此蕭郎落陷坑。

却說一日陳經濟打點他奩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家，并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疋。與他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綉絹。來到清江浦江口，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個店主人，陳二店內。夜間點上燈光，交陳二郎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略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拿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期程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願去，兄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經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運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個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光景。這陳經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樽酒。陳安押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運到府衙內前，與門吏作揖道：「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經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經濟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經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

「盪與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見小門子進來，報說：『二舅來了。』玉樓道：『一二年不曾回家，再有那個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拿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生孟銳，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伺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裝出來拜見。那經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里，沒曾看得。』纔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管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經濟磕下頭，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處？』敘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敘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經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坟，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坟上燒紙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會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經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乞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個頭，八個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裏，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了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



盃放下桌兒，擺上酒來。盃盤餽品，堆滿春檯。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經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這經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敘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下酒過三巡，餽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經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的幾句邪言說入去，說道：「我兄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這經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兒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弄我起來？」就撇了酒席，往房裏去了。經濟見他不就，一面拾起香茶來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采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沒會和我兩個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簪子，拿在手內說：「這個物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奸，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裏？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教你不要慌，到八字八兒上，和你答話！」玉樓見他發話，擊的簪子委的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

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裏？恐怕讓的家人知道，須與盤作笑吟吟臉兒，走將出來。一把手拉經濟說道：「好姐夫！奴鬪你要子，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說：「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箇不由分說，摟着就親嘴。這陳經濟交他說道：「你叫我聲親親的姐夫，纔算你有我之心。」婦人道：「且禁聲，只怕有人聽見。」經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箇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後牆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牆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裏出來，跟你上船去罷。」

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得箇癡蠢之人，不如經濟；經濟便下得這箇着鐵釘着，如今嫁箇李衙內，有前程，又是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箇郎君，也早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經濟吃了幾盃酒，少頃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那里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贖程與他。」婦人便說：「那裏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夜至三更，在後牆相等。咱不好將計就

計，把他當賊擊下，除其後患如何？」衙內道：「耐耐這廝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道殺，預備去了。這陳經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牆下，以咳嗽爲號；只聽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十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來。原來是庫內擊的二百兩，贓罰銀子。這經濟纔待教陳安舉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裏閃出四五條漢。叫聲有賊了，登時把經濟連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裏去明日問理。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對，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個清廉剛正之人。次日早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經濟上去說：「昨夜至三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經濟，陳安。歛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越牆而過。致被捉獲來，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經濟并陳安揪簇採擁，驅至當廳跪下。知府見年小清俊便問：「這廝是那裏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贓銀數多，有何理說？」那陳經濟，只顧磕頭聲冤。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冤？」李通判在旁久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贓證明白，何不加上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擊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更展轉。」當下兩邊皂隸，把經濟陳安拖翻，大板打將下來。這陳經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冤哉苦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放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

鐵，官法如鏡。縱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注意。」當下獄卒把經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下監中探聽經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做犯人，和經濟晚間在一櫃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刑憲，打屈官司？」經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拏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退廳，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冤叫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這徐知府把陳經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辜的供狀，喝今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既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儘力數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贖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逕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拏他入罪？教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然如此，公道何堪？」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垂頭喪氣而不敢言。陳經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廳，遣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夫人便問：「相公每常退衙，歡天喜地，今日這般心中不快？」那李通判大喝一聲：「你女婿人家，曉得甚麼？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儘

力上撞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問：「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拿大板，氣殺我也。說道：「你當初爲娶這個婦人來家；今是他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粧奩，金銀箱籠，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拿他。我到一字不知，反被正宅徐知府，對衆數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又在後廳角門首，掩泪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跟前，哭啼哀告：「再把兒子打死在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鎖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裏，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上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夫人歸棗強縣，家裏攻書去了。

却表陳經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運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說：「三日前往府前尋你去，說你監在牢中；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經濟未信。回河下不見船隻，撲了盆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況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

在人船上，把夾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路找尋楊大郎，並無蹤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槁槁菱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  
雁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經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經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黧黑，跳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於何處？經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宅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二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裏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會來家。」陳經濟又親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扭扭面北。自從經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與他鴿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背後，打酒買肉，在屋裏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臘肉，偷在房裏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經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材料淫婦！你害饑癆瘡了？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

「好養漢的淫婦！你的盜的東西，與鴿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到拿住巡更的了！教漢子罵我！我和你這淫婦換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經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個腳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禍便是這般起，於是一把手揀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撞腳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經濟便歸娼的房裏睡去了。由着大姐在下邊房裏，嗚嗚咽咽，只願哭泣。元宵兒便到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晨，元宵起來推裏間不開；上房經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裏，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了，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經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蹶開門進去，把淫婦鬚毛都拔淨了。」重喜兒打聽眼內望裏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裏打糰子兒哩。」又說：「他提個戲裏子兒。」只見元宵睡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娼的齊起來，蹶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原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不知真性歸何處，  
疑在行雲秋水中。

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西門慶家中，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經濟娶娼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丫鬚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經濟拿住揪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娼的馮金寶，躲床底下，採

出來也打了個臭死。把門墮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裝套，都運走的去了。鄰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大舅說：「姐姐你趁此時咱家死了人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速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投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知縣，姓董，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爲人極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爲惡婿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事：比有女婿陳經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是氏懼法逐離出門。豈期經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忽。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若不具告，切思經濟特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施行。

這董知縣，在公廳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



容閑雅。欠身起來說道：「吳那氏起來！據我看你，也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道了。你請回去，不必在這裏。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拿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交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的兩個公人，一面白牌，行拘陳經濟、媳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經濟正在家裏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拿他，唬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床上；聽見人拿他，說的勢不知有無。陳經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娼的都拴到縣裏。左隣茫罔，右隣孫紀，保甲王寬兒。盡知縣聽見拿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經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階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經濟上去說：「你是陳經濟？」又問：「那是馮金寶？」那馮金寶道：「小的是馮金寶。」知縣因問經濟：「你這廝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致方令下吊，有何理說？」經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為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腳，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經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個？」喝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拶了一拶，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次日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經濟家，蓬出屍首當場檢驗。身上都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經濟踢打傷重，受

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填圖解檄，回報縣中。知縣大怒，褪衣又打了經濟金寶十板。問陳經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經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舖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個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還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見有繩痕，如何問他毆殺條律？人情莫非恻偏問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裏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經濟提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裏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經濟得了個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半個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娼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的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剝出個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

禍福無門人自招，  
須知樂極有悲來。

有詩爲證：

風波平地起蕭牆，  
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盜藍橋應有會，  
三星樓且作參商。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編  
通志



卷之七